

凭借着前期不计成本的买入，“鲁丽帮”实现了对山东墨龙的连番举牌（持股比例达20%），其激进的增持操作也引发外界广泛关注，同时也大幅“催涨”了山东墨龙A股、H股股价（详见上海证券报5月20日《接力式增持推高股价“鲁丽帮”举牌山东墨龙意欲何为》）。然而，面对监管部门的追问，“鲁丽帮”却仍在隐藏其大举增持山东墨龙股份背后的真实动机，先是说“存在将来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可能”，后又说“亦有可能根据上市公司股价、经营发展情况以及公司的资金安排等因素依法减持”，如此表述在留给市场一定炒作想象空间的同时，又给自己充分预留了后路，但也进一步加深了外界的疑虑：“鲁丽帮”此番运作究竟是为了控股（上市公司）还是为了炒股？

5月22日，作为举牌主体的智梦控股对深交所关注函内容进行了回复。对于监管部门率先关注的举牌资金来源问题，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（即“鲁丽帮”）称举牌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。其中，智梦控股和磐金置业分别耗资15073万元和5000万元，均来源于各自控股股东认缴到位的实收资本；鸿森物流和瑞森新材增持山东墨龙所动用资金分别为9948万元和11220万元，该部分资金均来源于两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。

监管部门为何重点关注举牌资金来源？记者注意到，上述举牌方均与鲁丽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智梦控股实际控制人薛明亮的父亲，正是鲁丽集团的实控人薛茂林。此外，天眼查显示，磐金置业实控人傅士刚，也是鲁丽集团股东之一；鸿森物流的实控人宋永奇，同样是鲁丽集团的股东之一；瑞森新材的实控人薛裕民，则是鲁丽集团旗下公司的股东。最为重要的是，相较于“鲁丽帮”豪掷数亿元增持山东墨龙的“阔绰”举动，鲁丽集团的现状却有些堪忧。天眼查显示，薛茂林掌舵的鲁丽集团去年12月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，鲁丽集团和薛茂林还因借款合同纠纷被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。此外，鲁丽集团持有的多家公司股权也已被司法冻结。

基于上述背景，从明面上看，“鲁丽帮”在股权结构上似乎与鲁丽集团没有直接关联，从而进行了有效隔离。但鉴于薛茂林和薛明亮的父子关系，本次举牌是否代表着鲁丽集团的意愿？

就在今年初，深交所曾对山东墨龙及相关当事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处分，涉及的违规事实包括山东墨龙未及时披露2020年1月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张恩荣与薛茂林（鲁丽集团掌门人）筹划控制权变更的相关事项等。而智梦控股在最新回复中也表示，薛茂林作为薛明亮之父，参与讨论和筹划本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事宜。

不过，在应监管部门要求阐述自身举牌动机时，智梦控股却又采取了“两头堵”的战术，让外界猜不透其真实动机。智梦控股在回复深交所关注函中表示，公司将根据山东墨龙经营发展情况以及公司的资金安排等因素，不排除以其认可的合理价格继续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增持、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

份，通过前述方式增持或上市公司目前控股股东减持持有股份，智梦控股存在将来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可能。

言下之意，即“鲁丽帮”有意对山东墨龙控股权展开争夺，然而智梦控股随后又话锋一转，称其在未来12个月内亦有可能根据上市公司股价、经营发展情况以及公司的资金安排等因素，依法减持。

“两种可能它都说了，但就是没说背后的真实意图。”一位长期关注山东墨龙的市场人士表示，掏出数亿元资金增持上市公司股权，计划实施初期肯定就有了预定目标，怎么可能未来既想着控股又想着减持？

记者另外注意到，在谈及“将来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可能性”时，智梦控股除了表示自己可能继续增持外，还强调了“山东墨龙目前控股股东减持持有股份”的可能，这一表述是否意味着其与山东墨龙控股股东已有私下安排？此外，鉴于本次举牌事件已引发山东墨龙股价飙涨，而“鲁丽帮”不明确表明未来增持还是减持，容易留给市场炒作想象空间，而这是否是“鲁丽帮”想要达到的效果？显然，上述两点疑问亟待监管部门进一步追问、查实。

来源：上海证券报